晶報

第一千五百十六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零售大洋二分八釐

廣告刊例：「新聞欄中」價面議「新聞中縫」計三十字長十字寬為一格以半格起碼每期每格洋八元「封面」中縫」分格等與新聞中縫同每期每格洋五元「封面」計十五字高十九字寬為一格以半格起碼每期每格洋六元「後幅」分格等與封面同每期每格洋五元

自動電話九三四二八號　電報掛號四三七七即神字







晶報 三日刊之創始者

溥儀揩木梢

（丹翁自蘇州寄）

俗語稱上當曰揩木梢、溥儀豈能復辟、直大揩其木梢耳、何以言之、日軍强佔遼吉、劫掠飛機槍砲彈藥以及車馬玉帛等等以去、如受國聯制裁、將何以交出此一筆胡塗帳、溥儀既復辟、則帳請代認、無容客氣矣、此一事也、

日軍縱橫行東北、一經國際調査、殊不便武力從事、勢必易華裝冒充溥所謂明光護衛、勝則日擅其利、敗則溥儀身受其殃、此又一事也、

或云日人運動溥儀復辟、溥儀思返北京故宮、津亂與彼不無關係、及事不成倉皇至滿、儼演一齣猴戲、此又一事也、

哀金鑄溥偉輩、各分黨派、漸不受日人命令、日人乃運用溥儀、作土偶牽制土偶之計、是又一事也、

復辟爲全國人民所反對、而抗日聲中、忽現一溥儀以移人目光、不帶戲綫代受集矢、是又一事也、

溥儀毫不繫人望、而未始無號稱亭林舜水者以跟包爲盡忠、萬一復辟、則商山不知有若干之皓、揣數爲少康秦庭於東郭之下、尤像煞撥發良之戈、而入學留侯者之室、結果仍不免未央宮裏之韓信、此又一事也、

以上不過舉舉大者、餘仍未易毛舉、因限篇幅、僅拈少許、以見一斑、丼急賦詩入其氣、而當解嘲、有何不可、

木偶當然揩木梢、諸君休笑朕糊糕、此身橫豎窮光桿、樂得兩頑等解嘲。

古董誰何代賣完、絲毫中用朕無干。東洋小鬼誠難弄。設法跟他弄弄看。

木梢輕重未曾知。上了肩頭悔不遲。猴戲只須充正脚、譬如下海發回痴、

有誰不想木梢揩。溥偉家兄且滿涎。日貨但歉據爐冶。且無人去問津焉。

最近外交部怪現狀

（伊人）

成擬向政府提出議案、主張凡不通中國語言文字者、不得爲中國官吏、此亦非苛論也、現代理外交部長部李錦綸爲次長、既不甚解國文、又僅能操粵語、然於部務已發生種種障礙、最在王正廷在職時、一日、令李至某會議中、報告某事經過、李如學生之背講義、準備普通語良久、出席時、甫數句、即忘却、漸以普通語而成粵語、會中能解粵語者甚少、不知所云、大譁、謂不如仍歸王明日出席再度報告也、至李代理部務後、一切國交公事、皆堆置案頭、既不能親自批閱、又不分發各科辦理、誤事廢時、爲近來所未有、必俟部員屢次催復、始令部員自行揀出、便宜從事、此種現狀、誠中外古今所未有也、

汪伍鄒不赴粵原因

（太徵）

此次四全會、議定寧粵兩時各自開會、粵方留滬代表孫科等、業已先後回粵、惟汪精衛伍朝樞鄒魯三人、至今尚在滬上、聞兩方對於未來應辦各事、均正積極進行、故汪伍鄒三君暫不返粵、以便隨時與甯方接洽、惟南京四全會、有暫不選舉第四屆中央執監委員之議、中央黨務、擬即委託第三屆執監委員繼續負責、不久或將有人提出討論、所傳如是 姑並誌之、

津亂中之報紙荒

（劉劍）

吾國向無大規模之造紙廠、報紙乃多仰給於外貨、華北一帶、雖爲日紙所獨占、津門之富士製紙會社支店、即經理斯業之最著者、近雖在抵制聲中、以無相當替代品、仍忍痛購用之、當津變發生時、砲火交衝、便衣隊亂竄、華界與日租界、鴻溝一綫、交通斷絕、富士會社適在日租界、因之不能出貨、而益世報大公報諸家所用之紙、因之頓起恐荒、覓有靑黃不接之感、大公報拆却機器、遷往法租界、已登休刊啓事、益世報庸報則縮減爲一大張、八九日來尚復如斯、不知將如何度此難關也、

後來者

（丹翁）

馬占山將軍、以邊寒孤軍、獨抗强敵、是吾模範軍人也、所望聞馬將軍風而興起者、人畫馬將軍焉、巧時報載馬將軍肖像、題以「後不見來者」恐多誤會、勉以短句、

激發師白眉君故反言之許我知言否同胞點首時

人工霧

（仙南）

我們古書上傳說、黃帝和蚩尤作戰時、蚩尤造作大霧、以抗黃帝、又如火龍經所載、諸葛武侯取草木礦石等藥品、雜鳥獸糞溺、製成種種火藥之敵人、涕淚不絕、又有一種追魂霧、「又造出一種五里霧來、能使五里內、中了他的毒、七竅流血而死、我們從前讀了那種書、以爲是荒誕不經之談、又看到了三國志演義上、諸葛亮借東風等、以爲這是小說家神奇的思想、誰知到了近代、戰爭要應用科學、從前那種誇大虛構之設、也漸成事實了、現今毒氣之應用、將來戰爭、大家都以爲可怕的事、毒氣與風的關係、當然是很密切的了、我且談談他們的所謂人工霧、人工霧又名屏蔽烟、他是發出一種濃厚的烟霧來、使敵人失了他的視察力、譬如軍隊中的槍、砲、鐵甲車、飛機、以及錙重等集中的地方、倘有烟霧遮蔽了、一切底蘊、都不爲敵方所窺見了、施行佈防工事、如建築橋梁、挖掘戰壕、「用了那種烟霧遮蔽了、敵軍雖有望遠鏡、探照燈 鳥瞰的飛機 但見白茫茫一片、都不能看得親切」而且飛機又可自放烟霧、翱翔其上、軍艦也可用烟遮蔽船身、這是說的無毒的人工霧、若是有毒的人工霧、那就更爲可怕了、這就是如諸葛武侯所造的五里霧、能使人涕淚不絕、今流行的一種「催淚毒氣」、不是已通行於世界了嗎、幕、彼之遮蔽一切、用之於戰爭中、效力極巨啊、

□王曉籟君戎裝□

善耆女不贊成復辟

（鳳郎）

遜清肅王善耆之女金夢芝女士、前數月、由東來滬、就住勞神父路之一宅、有見之者 謂金善操中日兩國語言、雖久居日法諸地、對於華事頗爲縈念、東省事起 常詣人曰、日人多方運動溥儀、圖滿復辟、甚欲渠赴津以兄妹之情勸之、渠嚴詞拒絕 且熟知其嫂及陳鄭諸師傅、皆不欲爲日人利用也、迨近日、儀爲日人劫往遼東、金仍力言儀決無爲帝之意、以是國人多願與金酬酢、然金處於日人勢力之下、已自勞神父路他遷、不知芳蹤何在矣、金幼即寄與日人本多滿里子、故一名本多、小字夢芝、至滬後、易爲夢珠、記者昨在某處、獲其男裝小影一帖、見者謂貌似肅王格格之嫁與某日人者、其名爲川島芳子、不知是一是二也、

□善耆女金夢芝女士□

原來是老人

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長陳繼承、自防次赴都 列席四中全會、其夫人吳慧娛女士、則自滬往、携衛兵一、夫人保乘頭等臥車、乘臥車者、站中例鬮名姓、夫人遂書其姓名示之、於是車室標題陳繼承三字、報館記者不知爲夫人、遂致報有陳繼承自滬進京之訊、邇來各要人眷屬往還京滬道上、大都書夫之名姓於車室、見者每爲所誤、不僅陳夫人也、聞蘇民廳長胡樸安昔由省來滬、其子恩之狀、頗肖于右任 人多誤作于髯來矣、此則誤在貌而不在名姓也、（凍鶴）

亞細亞皇后輪之總理誕辰

（實公自香港寄）

和平統一會議、粵方代表孫科、陳友仁、李文範三氏、偕胡漢民夫人、黃紹雄及夫人、郭春濤褚民誼白雲梯張知本郭泰祺傅秉常張定璠朱樸等百餘人、乘亞細亞皇后輪回粵、以霧延至十一日啟行、因之粵方四全大會、遂亦不能不展期開幕、舟行次日、適爲孫總理之誕辰、先一日、代表團與船主商量、擬舉行慶祝典禮、經船主允可、且代爲佈置禮堂、高懸總理遺像、及中英兩國國旗、是晨十時、船中華人、俱齊集於禮堂中、依參軍處所定之禮單行禮、由孫科主席、與會如儀、下午三時、大餐間中全體華人船員、亦舉行慶祝典禮、亦請孫科主席、懸燈結彩、頗見熱鬧、惟陳友仁以前晚多吃西瓜、肚中革命、未克出席、殊爲美男子之美中不足耳、晚間、船主特備華餐、以饗華客、飯廳中各桌上遍置紅綠紙卷紙帽汽球等物、孫科傅秉常郭泰祺等一桌、李文範夫婦一桌、黃紹雄夫婦一桌、席間各人紛紛擲紙卷汽毬等戲、而孫科戴紙白帽一頂、活似一孝子、狀至滑稽、惟中國女客至少、一無參加、唯環觀西人狂舞而已、

（亞細亞號之總理誕辰菜單）

□少年韓師響翠休君、近榮任江都縣法院推事、盛訂昏未久、茲又一行作吏、人稱之桃花官運、相逮而至

錦州現狀記

（小探）

□恐怖中之錦州□

□竟變成繁華區域□

錦州爲北甯路遼西名城之一、自瀋陽事變後、遼甯省政府及東北邊防行署、均移設其地、形成東北政治之中心地點、錦州縣城、大不及三里、旅館寥寥無幾、規模極小、今則人數激增 超出昔日兩倍、因是投機開設旅館者、不下數十家、即民間偶有餘屋、亦貼有某某旅館字條、屋內敗壁污牆、除土坑外、空無所有、而價值之昂、令人咋舌、最少者每人現洋一元二角、飲食亦因之漲價、如菜碗大之飯一碗 需大洋五分 其他更可想而知、日機兩度轟炸錦州、居民倉皇避居土窖、對於日人、莫不痛恨、近又有日軍大批偵探、雇用華人、來錦刺探、爲錦當局所悉、施行特別戒嚴、嚴查旅館住客、以防萬一、故錦州雖變成繁華區域、亦不啻一恐怖窟也、

楊姨太法院御狐裘

（微妙）

已故軍長楊勝治之姨太太王家楨、與楊之秘書趙瑞琪偕逃、意欲往上海別營金屋、乃甫抵下關、即爲楊之夫人暨令妹所偵得、雙雙捉獲、由第十一警局、解至江甯地方法院、時楊姨太身御蝦哥綠色夾旗袍、白襪玄履、身材窈窕、面容綺麗、供今年二十三歲、十九歲時、在貴州識故軍長、時彼方爲團長、次年即升旅長、旋即師長而軍長、未亡人實不堪大婦與小姑之虐待、故欲移往上海居住、適有亡姊姊夫趙瑞琪、寓下關東南飯店、特往探望、遂被誣陷、楊夫人乃命人將楊姨太帶走之兩個大紅皮箱、扛至庭下、檢察官即開箱中之物、果屬誰氏、楊姨太云、此均爲先夫主歷年以來、爲我所製、大小共二十八件、貴重之皮衣也、官命啟視、先提出一火狐女斗蓬、邊緣珠光 燦爛動目、即此一領、已值價不貲、囑即逐件檢點、果符此數、乃命暫藏法院庫室、楊姨太謂、西風凄緊、身尙御一夾袍、乞賜一裘禦寒、與檢察官惻然許之、乃提出一襲狐皮紫黃色花緞旗袍、令伊披之、楊姨太雖黃袍加身、而淚如雨下、迴念先將軍予以狐貉之溫、宜在銷金帳裏、豈意在法庭之上、萬目睽睽之下乎、

方張合輯泉譜

（顯削）

論國中藏泉之富者、必推南張（叔馴）、北方（藥雨）、張泉愚未得見、若方藥雨丈之泉、既精且富、蔚爲大觀、古泉大王之號、固名下無虛也、丈昔年曾選珍泉百品、召良工精搨五十部、而繫以詩、題曰古泉雜詠、書成、爲北平琉璃廠尊古齋席捲而去、原價每部五十羊、一轉手間、則售百元、數日即罄、丈自存一部、爲胡若愚代張卿索去、復瞭殘餘未裝訂者一份、承以見貽、誠足珍玩、日前丈有事於鎮海故鄉、道出滬上、與南張覿面、謀合出一泉譜、將二家奇泉異品、盡行納入、不久即可影印蒇事、斯譜一出、前無古人、若李竹朋之古泉匯、翁初國之吉金所見錄、不足觀矣、丈津寓日租界福島街仁壽

□方藥雨君之畫□

吳佩孚已赴蘭州

（小探）

白甘局變化、表面成爲回漢對峙之兩大陣壘、其實內容複雜、衆之與佩孚入甘後、形勢又爲一變、西陲簡單之軍閥、爭欲擁護、馬廷賓復迎吳至天水、在歡迎會中極爲擁戴、並高呼吳大帥萬歲、吳以有機可乘、大施活動、敦勸化除回漢畛域、共同維持西北大局、一面仍表示此次至天水、全非政治作用、然吳對强鄰年來回漢仇殺、認係執政者之挑撥、此來願任調停責任、務須恢復民十五以前之融洽感情、故吳在天水留居半月、與回首領往還無虛日、而各軍代表、絡繹於隴南道上、於是吳旅上月十六日起程西上、關係繞道內寧而入蘭州、此後甘局新變化、吳定一可注目之人也、

壽公魯

（丹翁）

陽曆嘉平朔。壽公魯三十。贈以金石刻 壽所同金石。一直到期頤 還少樂民國。

□不明是何手腕□

談空

（玉）

儲富有航空軍事學識而曾參預歐戰之西友郝白君言、飛機之爲物、能偵察、能擲彈、固爲戰爭上之利器、然全特駕駛者之經驗學識、飛翔不宜過高、高則取標過低、低則易遭敵擊、且於氣候有關、氣壓低便不能高飛、有濃霧便失却標目、如遇隆冬之季、更不能有所作爲、證之連日日飛機不能强於黑省、其言驗矣、

里、在中原公司後、此次津變、適當砲火之衝、不知避何處、天南劍首至爲懸系也、



□中國企業銀行行址□

□本月十六日通源輪船局之順發小輪、在南潯平望附近被盜所劫、杭州造幣廠廠長周佩箴之子媳、均被綁去、子名周世傑、媳爲邱氏之女、（覺）

武漢之四凶談

（如是）

武漢歸客言、今日中國人民最痛苦者、莫武漢若、一時有四凶之說、何謂四凶、即水患疫癘日禍共黨也、所謂水患者、汪洋巨浸、固備嘗艱苦矣、今雖退去、而低窪之處、猶積潦盈盈、涉渡非易、如中正路之跑馬場及橋口之飛機場等地是、所謂疫癘者、漂尸未盡埋葬、秋陽蒸鬱、遂釀行虎列拉及實扶的利（即喉症）諸病、死亡踵接、所謂日禍者、日軍艦計二十餘泊江中、陸戰隊時登岸示威、鶴唳風聲、不安枕席、所謂共黨者、則到處隱伏、時存死灰復燃之想、上述種種、能不令武漢人民愁且嘆乎、

□浙省主席張難先來浙、即以儉爲唯一使命、藍布長衫、爲其常服、所住之屋、在九曲巷中、亦與某秘書同居、至若宴會酬酢、限定肴品、往來饋遺、規定數量、游戲場所、祗減不增 奇裝異服、嚴行處罰、婚喪服飾、及機關學校文具用品、一律限用國貨儲蓄 苟能實事求是、固可正民俗裕民生、但恐世風澆薄、終恐等於一紙空文耳、（蝶厂）

電燙髮之戒

（倪）

婦女以化妝爲唯一之要素、有不惜蹈危機以求之者、如近時多重鬈髮、初皆以烙鐵製之、嗣有電燙之法、其法結髮成十數綹、置以鉛製之筒、頂上懸機若電扇、電發即灌入筒內、髮自能屈曲、俄而移坐首戴一帽、似一具大富之冠、又輪電帽內、云可保七八月之久、縱意梳掠、可成各種方式、但當用電時、危坐不能少動、有某夫人者、美鬢妙顏、一日至某理髮肆燙髮 適老匠出、一生手請試爲之、夫人姑允、不料電走機騰、種種青絲、如飛蔗斷線、悉數拔入空際、牛山濯濯、頓變爲尼、夫人驚痛蹈地、肆中急送醫院、爲之診治、然已無復縷縷雲鬟之美矣、幸冀姑情篤、以數千金自歐陸市假髮、復額愈增其妍、匠則被羈官裏者累月、迨夫人病痊、始釋之出、寄語好電燙髮者、可不引以爲戒乎、

□張翠雲女士、控其夫黃家榮另娶徐叔文、犯重婚罪一案 聲請給贍養費生活諸費、共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九元、至今猶未解決、聞者憫之、右影即張女士也、

□張翠雲女士□

□冠生園陳列菊花多種、請人選擬、其菊花每種皆題以一名、有一種、題曰「摩登女士」、問其何故、則云菊瓣如細絲紛披、宛如近日摩登女子之髮、紛亂卷曲、披於額上也、（妙）

滿慶情緒

（無評）



自昔日周文賓陳家福家移滬後、與中名伎、每載譽游海淡、異乎蹤濟爲相也、會樂二情棲老八、亭亭臨骨 有扇墜遺風、工於歌、瀏瀏作金石聲、聽者不厭以潛聲低唱視之也、與人交、圓轉如意、若斲輪老手、雖然八亦有所秉承耳、其爲誰、主政阿巧也、阿巧來自鴛湖虎阜間、響屧廊邊、久嗁香譽 繼而移滬、佐之以八、相得益彰、織日情緒、殆一角麗帷、皆貯情緒、從容領略、不知爲誰矣、

晶報 社會文藝之結晶